

逝水如斯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上)



焦元溥 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逝夢里白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上)

焦元溥 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艺黑白：世界钢琴家访谈录（上、下）／焦元溥著．—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
ISBN 978-7-108-03147-1

I. 游… II. 焦… III. 钢琴—音乐家—访谈录—世界—
现代 IV. K8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4986 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杨 乐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8-4227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58

字 数 894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80.00 元 (上、下)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祖母赵文秀女士

父亲焦仁和先生

母亲谈海珠女士

以及妹妹安溥与慈溥

并祝爸妈结婚三十周年快乐

感谢与祝福

感谢所有受访的钢琴家——感谢你们愿意成为本书的主角。

感谢吴欣盈与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以及孙若男与苏美亮女士所给予的慷慨帮助与支持。

也特别感谢刘广琴、锺耀星、谭嘉陵、吕绍嘉、杜文惠、谭文雅、黄翠娟、黄伟文、卢珮如、陈毓鸿，以及 Marco Rodighiero Stephen Naumann、Chretien Sebastien 在访问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感谢台湾交响乐团邱瑗、简文彬、林娟代、潘克定、刘柏宏、林欣仪、余佩珊、蔡珮漪、张智琦；中正文化中心平珩、刘家渝、夏曼青、王伟龄；文化总会陈郁秀、王咏鉴；新象樊曼依、黄琪珊；传大周敦仁、蓝雅菁；香港国际钢琴大赛庄雅斐、林淑真、陈必全、简丽莉、钱善华；Beth Benger、Lucy Boccadoro、Patricia Breeus、Mark Stephan Buhl、Veronique Firkusny-Callegari、Elaine Cheung、Chrales Cumella、Christina Daysog、Cate Dennes、Aminah Domloge、James Egelhofer、Kathryn Enticott、Regina Grande、Laura Grant、Nick Fielding、Pia Friedrich、Juliette Graux、Tristen Hennigs、Maggie O'Herlihy、Véronique Jourdain、Marie-Joseph Jude、Edna Landau、Tracy Lees、Rosemary Low、Lev B. Lugansky、Linda Marder、Lisa Mercurio、James Millane、Barbara Mouk、Alison Nethsingha、Sarah Pelch、Peter Railton、Gabriele Schmidt、Ellen Sugar、Dominique Toennesmann、Alexander Volchonok、Inge Wachter、Tom Walton、Karine Warman、Rhiannon Williams、Jennifer Yelverton、Dorothy Yeung、Idith Zvi——感谢你们的协助，让本书的访问与文字发表逐一实现。

感谢所有提供照片的摄影师，让本书在文字之外更能以鲜活的形象见证历史。

感谢《MUZIK》古典乐刊孙家璁、林及人；《表演艺术》杂志庄珮瑶、黎家齐、卢健英；《古典音乐》杂志汪若芯、林智意，以及《联合

报·副刊》全体同仁——感谢你们曾刊载本书所收录的访问，鼓励我继续写作与努力。

感谢台中古典音乐台张腾元、何其晃、张尧，IC之音、News98 电台陈凤馨、亚艺黄淑琳、联晚沈珮君、中时邱祖胤、环球唱片傅庆良、福茂唱片王文玲、黄哲崧，以及 Steven Isserlis 和 Dennis Chang 就访问所给予的帮助。

感谢林君文的英文翻译——这是本书获得诸多受访者授权，终于得以问世的关键。

感谢家人的支持与鼓励——据说，他们这次会看完我的书，至少会认真看看张悬的画。

也特别感谢杨照为本书作序——我知道我要更好更努力。

感谢联经发行人林载爵、业务副理陈秋玲、编辑陈英哲的努力——再也找不到能有这样的出版社与出版工作者，愿意支持这种写作毫无节制、篇幅无限扩张、时间不断延长、稿件一再增补的作者。但也就是如此莫名其妙的支持，在书市一片暗淡的时代里，让我依然有勇气与毅力穷数年之力，专注一项大计划并全力以赴。如果《游艺黑白》真是“奇迹之书”，他们才是奇迹的创造者。

最后，祝福正在阅读此书的你——在无数动人故事背后，能和我一起见证艺术家的欢笑与泪水，以及那在音乐与人生中所展现出的伟大智慧。

焦元溥

奇迹之书

文 / 杨 照

如果不考虑超越性、灵异性的神鬼因素，纯粹用“发生几率低于近乎不可能、不应该出现的事物”来定义“奇迹”的话，那么你们即将要翻阅、展读的这本《游艺黑白》，是本不折不扣的“奇迹之书”。

就像一个人连续两期中乐透头彩，或是像一个人从十五楼阳台失足跌落，却毫发无伤抵达地面，这类的事，道理上有可能存在，但一般正常、理性的人，绝对不会期待自己真会遇到。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放过任何机会向焦元溥询问、催逼这本钢琴家访谈录的进度。不晓得焦元溥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态度其实主要出自于一种等待奇迹实现前的焦虑，甚至是恐慌。

再试举一个比拟吧！2007年5月6日，洋基队出战水手队，王建民投完七又三分之一局，没有失分，也没有让任何一位打者击出安打，甚至没有让任何一名对手站上一垒。只差五个出局数，王建民就投出了大联盟比赛里最困难的梦幻奇迹——投手的“完美比赛”。在那个节骨眼上，洋基队队友没人敢讲一句话或吐一口大气，就连越洋守在电视机前的球迷，也都提着一颗几乎要从嘴巴里跳出来的心，惶惶不安地等待。

愈接近奇迹出现，我们愈害怕奇迹会如阳光下的七彩水泡，倏忽破灭。愈接近奇迹出现，我们愈了解完成奇迹的条件，何等苛刻。任何一点点变化，都可以破坏前面七局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半完美”。在那一瞬间，球迷脑海里浮现出种种数字，包括：大联盟百余年漫长历史中，数不清几十万场比赛记录，只有过十五次“完美比赛”；多少名人堂里叱咤风云的伟大投手，从来不曾戴上“完美比赛”的至上桂冠……

愈是热情球迷，愈是了解美国职棒、了解大联盟记录与历史，愈是兴奋期待看到“完美比赛”，同时却也就愈是焦虑担心“完美比赛”的机会，在王建民投球的任何瞬间，都可能消失一去不返。安打、触身球、四坏球，队友失误，甚至不死三振还是投手不小心在动作中犯规，都将葬送掉所有希望，让所有等待付诸流水。



基于对音乐、音乐演奏与音乐家的一点点理解，我在等待《游艺黑白》成书的过程中，整理了这样一本书出现必须具备的因缘条件，并借以整理了自己的焦虑。

有这样一本书，先要有愿意付出心力、资源去访问、去整理的人。这个人，必定要对古典音乐抱持惊人、近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热情，而且他还要真正投入于钢琴演奏与钢琴乐曲，这些是支持他会想要接触钢琴家，跟钢琴家对话的根本。

安排访问是不容易的事，安排访问在一个领域中成“家”的人，是更艰难的事。尤其如果是以台湾人的身份，不代表任何媒体，也没有组织机构做后盾，却设定访问的对象，是世界级的专家，那简直是痴人梦话。

是的，要有痴人的傻劲，才可能告诉自己、告诉别人，“我要遍访五十多位国际一流钢琴家，留下他们的谈话记录”！

稍微聪明一点的人，稍微现实一点的人，马上会有的，是刹车反应：“不可能吧！这种事。别浪费时间浪费力气了，把时间力气省下来做别的事吧！”

照理说，金牛座的焦元溥，个性中不应该缺乏现实考虑的成分才对呀！换句话说，一定是比常人更丰沛、超乎常理的内在渴求与内在欲望，才冲破了金牛座向来会有的现实谨慎，让焦元溥去做这种痴人大梦吧！

去实现梦境，需要傻劲，可是要访问大钢琴家，当访问者的人，却千万不能傻。只考虑一个因素就好：访问音乐家、钢琴家不比访问政客、演员，甚至不比访问文学家。政客每天的工作就是说话、说话、说话，从自己相信的说到自己不相信的，从自己懂的说到自己不懂的，要访问他们让他们说话，唉，太容易了。演员习惯照剧本表演，接受访问之前，他们通常会设定套上自己想呈现的角色，用那样的自我形象侃侃而谈，不会太为难访问者。文学家不断在思索语言、文字，以语言、文字反复自我表达，当然也能随时讲出一番番的话来。

可是音乐家、演奏家，他们是专业用音乐来表达、用音乐来和别人沟通的，谁能保证他们说得出什么来？

要访问钢琴家，至少得聪明到能掌握：什么是钢琴家，愿意打开话匣子来说话，而且还能言之有物的题材；而且还要聪明到能够听懂钢琴家讲的语言，并在整理过程中自觉地扮演起翻译的角色，把音乐、演

奏的专业词汇表达，转译成大众读者读得懂读得下去的内容。

这里，奇迹条件出现了。我们需要一个精明聪明的傻子；我们需要一个同样自在于理解并转译音乐语意与日常文字的人。

一般够聪明够精明到能让大师愿意跟他讲话的人，就不会笨到想要克服所有麻烦困难，去拜托去安排那么多钢琴家的访谈。一般能精确精彩使用文字的人，就不会耗费那么多心力去拥抱、钻研音乐了！

焦元溥凭什么说服这些钢琴家，在忙碌的演奏日程表里，挪出时间回答他的问题？凭他的诚恳与耐心，当然。但光靠诚恳与耐心绝对不够。比诚恳、耐心更重要的，其实是靠他展现出的能力，让这些已经是大师级，至少准大师级的人，尊重他的音乐能力，不敢轻忽他，甚至不愿轻忽错过和他谈话的机会。

华裔钢琴家安宁来台湾演出，演出结束后在《自由时报》中看见一篇千把字的短评，文章虽然不长，却绝不泛泛，里面明确列举了安宁对于演奏乐曲的特别诠释与音色意念，并以此为基础，评断其成功与失败之处。

安宁立刻找了朋友问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还有谁？就是焦元溥。焦元溥因此认识了安宁，安宁也成为他最早访问的钢琴家之一。

安宁会拒绝焦元溥的采访吗？当然不会，因为安宁知道，这是一个有充分能力了解他演奏的乐曲、进而了解他演奏动机的人，这是个值得一聊的人。

焦元溥就靠他长期累积的钢琴乐曲与录音深厚知识，一个个征服这些钢琴家。就凭这个。我最早留意到焦元溥这个名字，是几年前逛书店，发现联经公司竟然出版了三本一套，厚重得不合时宜的音乐书，内容全是评论钢琴乐曲及其演奏版本的。还没有细读任何一篇任何一段，先翻到申学庸老师写的序，里面描写她如何多次在音乐厅里遇见一位带着乐谱、总谱来听音乐会的少年学生。

我心中一震，突然之间，我自己少年时期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年教我小提琴的老师，严格坚持在听任何乐曲之前，一定得先读乐谱。就连在老师家，一堂恐怖且辛苦的课程上完，老师难得放松心情在架上寻找唱片，他也必然同时找出乐谱来。我得先依乐谱了解了乐曲的结构与道理，才能开始听音乐。

我还记得，在我中止学音乐三四年后，第一次一个人买票到国



父纪念馆听演奏会，很自然地两天前就先搭车到大陆书店买了演奏曲目——勋伯格的钢琴曲——的乐谱，反复读过，又很自然地将乐谱揣在书包中到演奏会场，却赫然发现自己想象的场景不复存在。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乐谱去听陈必先的演奏，而且当我将乐谱放在膝上摊开时，左右邻座的人都投注过来好奇惊讶的眼光。

原来，还有人用当年老师教我的方法，认真听音乐。这是我对焦元溥的第一项好奇。原来，还有人念音乐系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却用当年老师教我的方法，认真读音乐，这是第二项好奇。

焦元溥读谱的细腻认真程度，超过我十倍百倍，但我很庆幸，自己至少还能分享他对乐谱的那份严谨尊敬。有一回，去听法国钢琴家巴维杰和台湾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焦元溥刚好坐在我旁边，就着演出前渐暗了的灯光，元溥翻开带来的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总谱，指出一段比蚂蚁还小还密的音符，形容那乐曲近乎不可演奏的困难，我深受感动，我也同时了解了被他访问的钢琴家会如何感动。

而这正是另一项奇迹条件浮现之处。让我直说吧！拥有对钢琴音乐这样的热情、对钢琴音符那么敏锐的听觉，还有对于乐曲乐谱如此敬谨的研究与领悟，焦元溥怎么可能没成为一位钢琴演奏者呢？

和他一样拥有同样优秀资质的人，顺理成章地发展，一定是成长为一位钢琴家，不会停留在作为一个业余的钢琴音乐爱好者。

焦元溥能让钢琴家、钢琴大师看重尊重，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在他身上辨识出“同类气质”。跟焦元溥说话，不像跟记者谈话，甚至也不像跟音乐学者谈话，反而像是面对一位闯遍江湖、看尽世间风波的老钢琴艺师。

他对演奏如此熟悉，他对演奏者与乐曲与观众间的关系永远感到兴味盎然。他知道每位演奏者的偏好、怪癖，知道他们和经典作曲家乐曲间的情结。

他总是能问到让演奏者心悸或心惊的问题，内在大打一个问号：“你怎么会知道？”靠着贴近演奏者的经验，焦元溥让钢琴家无法拒绝他，不愿拒绝他。

因为焦元溥内在包藏着一个不折不扣钢琴演奏家的灵魂。

如果焦元溥没有那么爱钢琴，那么爱钢琴演奏，对不起，今天不会有《游艺黑白》这本书。然而，如果焦元溥在钢琴演奏上所受的启发

训练，再多一点再积极一点，那对不起，今天也不会有《游艺黑白》这本书。因为那样的话，焦元溥将成为众多挣扎在演出与教琴间的本土钢琴家中的一个吧！

多么神奇幽微的分际，焦元溥没有成为钢琴家，却又放不下舍不下对于钢琴演奏的热爱与渴求，他必须找到某种形式释放这幽微分际制造的庞大落差，于是他每天用别人琢磨演奏的态度，研究录音唱片；接着，他又用别人拿来开展演奏生涯的毅力，飞遍全球访问钢琴家。

我相信接受访问的这些钢琴家，一定有人刚开始抱着轻松，甚至轻忽的态度，对待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即使穿上西装仍难掩其年轻青涩的焦元溥。然而几个问题问下来，轻松、轻忽，想要轻易打发的态度，通常就飞走了。他们会明白：眼前这家伙，是玩真的！

焦元溥的本事，也是他的策略吧，是将人家的来历底细准备得详尽清楚。从看来平淡无奇：“请谈谈您早年的学习”开始，等人家提到哪个老师哪个学派，他就不客气地切入，细问学派特色和几个老师之间的异同。还有，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上，提出关于钢琴家某首曲子某次录音精确的问题——“在第二乐章第十八小节，你为什么舍弃踏瓣不用？”——使得钢琴家不得不打起精神来，认真思考认真对付。

每一个被焦元溥访问的钢琴家，到后来一定感受得到这年轻人看似温和的外表底下，强悍的意志。而这意志，竟然不是从别的地方，是从和钢琴家一样专注看重演奏而来的。他和钢琴家一样专注看重乐曲乐谱、诠释表现；他和钢琴家一样，甚至比钢琴家更专注看重，钢琴家的经历、演出与录音。

那意志，是敬意也是挑战。这样强悍的意志溢在眼前，感受这年轻人对自己音乐演出展现的高度兴趣与高度敬意，很少有钢琴家不为之动容，进而召唤起自己个性与身体里，同样强大强悍的意志，迎接焦元溥的挑战。

意志与意志的碰撞，在表面上看来平和的访谈中，激出了惊人的火花。这样一本访谈录，在钢琴音乐上涵盖的广度，胜过一般的百科全书，几乎没有任何一位重要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在书中缺席。而且每位作曲家每首重要作品，几乎都有钢琴家为之说出了卓越洞见。

我不曾在任何谈音乐的书中，看过这么多对法国作曲家弗雷、梅西安反复讨论的内容。我也不曾在任何音乐书中，读过那么多比较德彪

西与拉威尔钢琴句法风格异同的精彩评论。这些意见，都是靠在指尖下几十年琢磨乐谱、变幻音乐之后，才有办法形成的。

为了和焦元溥的知识、意志相抗衡，钢琴家拿出他们最精彩的见地来，丰富了这本书。而焦元溥又靠着访谈钢琴家得来的见地，培养出更高的品位与能力，可以在下一场访谈里催逼出更多东西来。

这里，还有一项奇迹条件必须一提：能够刺激出强烈反应的人格，往往带着一定程度的随性机灵，也就往往不那么擅长于条理与结构。我们大可以预期，东奔西跑碰撞出种种火花的这本访谈录，应该有着自由松散，甚至错乱的形式，不时跑跑野马、不时变换焦距。

不，焦元溥又没那么随性自由。一次闲聊中，不意看见焦元溥访问列文后做的整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小册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蝇头小字，分成许多整齐排列的方块，而且还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示各块内容彼此的关系。那是焦元溥的工作实录，他对于条理、秩序、逻辑，有着顽固的直觉与坚持。

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是焦元溥一边逼着钢琴家吐露其终极洞见，一边又将这些洞见进行了仔细逻辑排比后，才得来的内容。洞见可能都是钢琴家的，但串联洞见形成的雄辩说服能力，却无疑有一部分来自焦元溥。

雄辩说服到什么程度？到书中讨论许多我从来没听过的乐曲的内容，都能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仿佛可以想象那乐曲中所含藏的曲折奥妙。我有理由相信，其他读者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别被书中提及的大量乐曲给吓到了，没听过没关系，大可以读了再去听，因为读了而有机会听到更多原本听不到的底蕴。

有一段时间，焦元溥厚厚的书稿一直放在我车后的行李箱中。倒不是我忙到没有别的时间读书稿，而是没有比这样一本书更适合抵抗开车塞车停红灯无趣无聊的时光。听过或没听过的钢琴乐曲，乐曲背后的思索，突然取代窗外的车流，淹没了我的生命存在。红灯停下来，拿起书稿读一段，再起步时，觉得自己正驶进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借此书证明细腻音乐探索永不止息，音乐继续在那么多优秀心灵与精巧手指下跃动的世界；一个就算王建民没能投出“完美比赛”，我们却依然能继续期待奇迹，甚至依赖奇迹为我们打开视界看见神奇事物的世界。

自序 专访焦元溥

《游艺黑白》其实不是我的著作，
而是受访钢琴家的作品；
我只是一个兴奋又感动的见证者，
把所观所闻的诸多故事记录下来，
让那些话语能够由声音变成文字，
留下许多原本该消失的美妙片刻——

从台北、波士顿、纽约、巴黎、波尔多、维也纳、伦敦、莫斯科、马德里、汉诺威、慕尼黑、柏林、汉堡、科隆、香港的餐厅、咖啡馆、琴房、教室、旅馆房间和钢琴家客厅，到每一位爱书人、爱乐人的手上……

焦元溥问（以下简称“问”）：你怎么会想要写作这本钢琴家访谈的？

焦元溥答（以下简称“答”）：这本访问录其实是我从事演奏诠释分析和钢琴学派研究的结果。比方说录音中有太多例子都是不照乐谱演奏；这其中有不少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演奏，但也有很多诠释提出深富启发性的创造性见解。与其闭门造车地推想其思考逻辑，我觉得还不如直接问演奏者本人。而研究钢琴家多年后，我对许多传奇故事和学派传承自想更深入了解，特别是见到许多说法不一的描述，更让我想直接和当事人讨论。

问：你可否举一些实际例子说明？

答：像我在比较巴托克《第三钢琴协奏曲》的诠释时，就发现第一乐章的演奏速度，美、英、法、苏四地首演者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在美国做世界首演的桑多尔（György Sándor）和英国首演者肯特纳（Louis

Kentner) 都采取原谱上的速度指示，而这是因为他们是匈牙利人，所以较法国首演者里帕蒂 (Dinu Lipatti) 或苏联首演者尼古拉耶娃 (Tatiana Nikolayeva) 更尊重巴托克吗？利盖蒂 (György Ligeti) 在其《练习曲》乐谱上不厌其烦地写下精确到秒数的演奏时间建议，为何长期和他合作的埃马德 (Pierre-Laurent Aimard)，其录音仍和乐谱指示不尽相同？齐默尔曼 (Krystian Zimerman) 十余年来皆不录制钢琴独奏，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里赫特 (Sviatoslav Richter) 当年是否真的在柴科夫斯基大赛上给参赛者零分？第四届肖邦大赛如何产生两位冠军？波戈莱里奇 (Ivo Pogorelich) 在肖邦大赛中是否刻意作怪？如此问题，都不是我单从录音中所能找出答案的。问问演奏者本人或事件相关者，至少可以得到第一手数据。

问：这些钢琴家拨冗受访，知无不言，在亲自面对这些人物后，我想你评论时下笔一定客气三分。你怕不怕读者看出文章中的观点变迁？

答：我们都看过太多标准前后不一，或是帮朋友护航的“评论”。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态度。的确，在访问过那么多钢琴家，甚至建立起私人情谊后，评论自是不易。我在准备出版《经典 CD 纵横观》时，也一度想过要“修饰”对某些钢琴家的批评，但我最后仍没有修改。原因在于如果我还能获得这些钢琴家的尊重，正是我有自己的知识和观点。如果我丧失观点，好评变得廉价，我不觉得钢琴家会因此更欣赏我。我并不是以“乐迷”身份来访问钢琴家，而是以“尊敬”但非“膜拜”的态度面对受访者。保持警醒批判的态度，我的访问才会有意义。评论与访问两者都需要专业，我在其间摸索多年，尽力达到我对自己的要求，但我都不是为讨好任何人而写。何况许多钢琴家其实常“悔其少作”，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的某些录音。盲目称赞，绝对是马屁拍到马腿上。有时我和钢琴家讨论其录音中的“疑点”，发现他们也觉得当年想法错误或不完全，很高兴我能提出来并通过访问以呈现他们的新观点。在这种情形下，理性但严格地批评，反而是成为他们知音的最好方法。无论是演奏音乐或是评论，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我认为才是自尊自重，也能获得别人尊重的方式。至于那些只喜爱听奉承话的音乐家，我和他们本来就不可能成为朋友，自然也没这问题。

问：所以这些访问也影响你的评论。

答：我根据这些访问修正了许多先前的观点，也提出不少新观点。不过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现在几乎不写音乐评论了。我很不喜欢“乐迷式”的作者或是炫耀认识某某名家的写手，因此我尽可能不在公共领域表露私人情谊。如果公私不能两全，为了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朋友，特别是我对朋友的演奏又特别严苛，我宁可保持沉默。我大概从2003年起就不再写钢琴的音乐会评论了；在我没有准备好或找到平衡点之前，我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问：你怎么准备问题？在有限的访问时间下，你如何取舍问题？

答：这可以分成很多层次。原则上，所有的问题都针对受访者本人设计。在访问前我会大量阅读他们的相关资料，一方面避免一直问重复的问题，或就原有问题做更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由钢琴家本人更正或更新先前的访问。

问：但这本访问书中也有许多重复性的问题。

答：因为除了个人经验与成就之外，我也设计整体性的问题。就法国钢琴家与俄国钢琴家而言，由于我一直在研究法国钢琴学派的变化与俄国钢琴学派的传承，所以在这两部分我特别着重于演奏学派的讨论。对亚洲钢琴家，我则延续我在佛莱契尔法律外交学院修习文化因素的心得，与钢琴家讨论东方音乐家学习并诠释西方作品的心得。在这三大项中，读者会见到我重复就特定问题提问，而我也保留所有不一样的观点。此外，我非常喜爱历史，也很注重知识传承。我坚信无论演奏者多么天才横溢，教育与学习仍是他们最后成功的关键，因此我几乎不会遗漏学习过程的讨论。

问：本书访问篇幅长短不一，其中有何原因？

答：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每位钢琴家所能给予的时间都不同。有些访问是两三次访谈后的总和，自然篇幅较长。我特别感谢数位钢琴家对访问的重视；就内容而言，这些访问其实是“合作”——请不要误会我所谓的“合作”——这不是指我有能力和这些艺术家“共事”，而是这些钢琴家在访问中所担任的角色已不只是受访者。他们主动参与问题设计与讨论

内容，访问是我们多次来回修订后的成果。我只能说如果任何人对这些访问感到满意，这完全都是钢琴家的功劳。

问：在某些访问中，你其实专门讨论某一二位作曲家，在书里形成许多作曲家专区。可否谈谈这样的设计？

答：身为音乐研究者，最大的遗憾便是许多第一手资料不可得。我常想如果当年有人能有系统地问肖邦或李斯特，关于诠释、演奏、音乐风格和钢琴性能的问题，那该有多好！因此我特别重视受访钢琴家与当代作曲家的关系，希望他们能在录音之外也留下与作曲家合作心得的文字记录，让我们更了解作曲家的想法。不只是讨论当代作曲家，对于在特定作曲家有特别心得与成就的钢琴家，我也会在访问中设计作曲家专题，比如和阿什肯纳吉（Vladimir Ashkenazy）讨论肖斯塔科维奇，和贾尼斯（Byron Janis）与傅聪讨论肖邦，和齐默尔曼讨论卢托斯拉夫斯基（Witold Lutosławski），和陈必先讨论勋伯格，和薇莎拉杰（Elisso Virsaladze）讨论舒曼，和列文（Robert Levin）讨论莫扎特以及和奥蒂丝（Cristina Ortiz）讨论维拉-罗伯斯（Heitor Villa-Lobos）等等，因为他们的诠释成就已经深刻影响我们与下一代对这些作曲家的看法，我也希望尽可能地记录下他们的诠释智能与研究心得。

问：你希望读者如何阅读这本书？

答：读者当然会有自己的读法，我无法做任何“建议”。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只有爱乐者或音乐家才能看这本书。事实上，本书内容更像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反映时代。访问中不只关于音乐，更包括许多对于艺术、文化、政治、社会、家庭以及人生的讨论，适合所有读者欣赏。就音乐的讨论而言，我只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绝对不要从本书访问中的任何技巧讨论学习技巧”。语言有两面性：我既无法用文字将我的想法毫无遗漏地传达给读者，我也无法阻止读者从我的文字中读出我没想过的弦外之音。钢琴技巧是非常复杂的学问，在没有现场示范下，很难用言语说明技巧运作。我自己就曾在练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八度时，因苦练无所得而打电话向四位钢琴家求助。但我后来发现，我从电话中所了解的练法和他们实际的练法根本南辕北辙，甚至还可能伤手。这个惨痛经验让我知道，如果我仍会误解通

通过电话详细讨论的结果，那么读者通过书面文字来学习技巧更不是妥当的做法。我已尽可能减少技巧讨论的篇幅，但还是要格外强调，请读者不要从本书文字来学习技巧。

问：但你有没有特别希望读者阅读的内容？

答：我的访问多由钢琴家的学习开始。这样的安排，的确是为了东方读者。我必须很遗憾地说，在东方世界，现在许多人学习音乐，完全是虚荣或追名逐利，而不是为了成就音乐天分或艺术想法。这真是很可悲。我希望所有父母都能看看基辛（Evgeny Kissin）那篇访问，看看这位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最惊人的钢琴天才，自幼是如何学习音乐（特别是他父母亲的态度），如何在音乐中成长；我也希望所有学音乐的人都能特别读读齐默尔曼的访问，看看这位当今声望最崇高的大师，如何自困苦中学习音乐，并自生活中锻炼出开阔的视野与智慧。看看音乐如何给予他力量，而力量又如何给予齐默尔曼坚持与勇气。

问：在东方世界，学音乐往往是高度功利性，充满计划与算计，大家总谈音乐的种种好处，为了这些好处而学音乐。

答：但我的受访者却无一如此。即使许多人也来自东方，但他们终究是为了音乐而学音乐。我想引一首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的诗：“若爱是为了美丽，可别爱我！去爱太阳，她披着金发；若爱是为了青春，可别爱我！去爱春天，她年年不老！若爱是为了珍宝，可别爱我！去爱人鱼，她拥有晶莹珍珠……”从这些访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学音乐不是为了爱音乐，天分再高，终究皆是无有所成。

问：如果读者读了访问后，无法克制必须要听到钢琴家的演奏，你有什么建议？

答：本书附有钢琴家“Top Three CD 推荐”，近半数皆为钢琴家本人所提供的名单，也多能和访问内容相对应，应该是个不错的开始。当然，现场演奏是无可取代的，我希望读者能从音乐会中认识他们——这才是最佳方式。

问：在访问过这么多钢琴家后，回顾这个过程，你的感想是什么？